

唐东征将士事迹考

TANG DONG ZHENG JIANG SHI SHI JI KAO

姜维东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东北亚研究丛书

唐东征将士事迹考

姜维东 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新登字 07 号

唐东征将士事迹考

著 者 姜维东

责任编辑 徐 潜

封面设计 刘金丹

责任校对 戴玉光

版式设计 杜雅娟

出 版 者 吉林文史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发 行 者 吉林文史出版社

印 刷 者 长春市时风彩印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8.5

字 数 460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626-609-7/G·268

定 价 35.00 元

如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工厂联系。

《东北亚研究丛书》

编纂委员会

顾问：马大正 刘厚生 魏存成

主编：赵立兴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朱兴义 李慧娟 宋慧娟 苑宏光

张淑贤 姜维公 姜维东 赵立兴

桑秋杰 高福顺 赫 坚 魏克威

序

世纪交替，匆忙间几易寒暑，学术界出现不少新的变化，其中以东北民族与疆域研究，特别是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最能引起海内外学人的关注。

当此之时，国内学者几番相聚，各抒卓见，坦诚相见，互通信息，深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不失时机地启动东北边疆历史与现状系列研究工程，集中力量，分项操作，使得高句丽历史与考古研究一时间成为热门。更升其温者，乃是中国、朝鲜分别将鸭绿江两岸的高句丽古城遗址、古墓壁画申请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举。

凭借着丰厚的文献典籍、文物遗址和前辈们卓越的研究成果，我们努力进行着无愧于前人的工作。近五年来，撰写和发表的高句丽历史考古文论数量之多，超出以前。学术著作更是成倍增长，高句丽历史研究者有之，好太王碑研究者有之，古城遗迹研究者有之，馆藏文物研究者有之，研究范围之广，观点之新，水平之高，令人振奋，欣慰不已。可喜者，一批学术新人脱颖而出。据我所知，辽宁抚顺、沈阳、铁岭、营口，吉林长春、延边、通化等地高等院校、社会科学院、博物馆、文物考古研究部门均有年轻人致力于高句丽历史与文化研究，且有成果行世。我所熟悉的姜维东君就是其中用心良苦、成果显著者。

维东君，而立之人，颇多老成，少世俗之癖。嗜读典籍，以为快事。故虽习理科，终改而学史，赖有佳兄维公及福顺诸友督课，每有精进，勤诸简端。不久完成《唐丽战争史》一书，几近 30 万言。将初唐太宗、高宗两世征讨高句丽的原因、经过、大小战例、灭高句丽后的设治、移民诸事写得详尽而有条理。所引征史书文献，自《史记》、《汉书》、《三国志》以下凡 40 余种，今近学者著述 20 余种，

其中不乏珍希史料。

高句丽本中国东北古代之民族，其源盖殷商之裔，有以为炎黄之后者。或谓秽貊之属，乃中原史家对东北古代居民之统称。前汉之中，汉武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抗匈奴，斩其左臂，灭卫氏朝鲜，以其地为玄菟、乐浪、临屯、真番。高句丽人所居之地为玄菟郡高句丽县。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经汉王朝允诺，高句丽在玄菟郡内立国，成为汉代边郡封国。直至隋唐，虽都城两迁，其封国地位未变。隋唐君臣十分明确，高句丽之国乃汉家玄菟郡地，不可许以不臣。高句丽一直在汉唐提封之内，入朝贡献，接受册封，其辽东郡开国公、领护东夷中郎将的臣子身份直至灭国。自《后汉书》、《三国志》至新旧《唐书》均为高句丽立传，地位明确。唐太宗、唐高宗征高句丽，以其地设安东都护府管辖，应该是大唐统一全国、建设多民族封建帝国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维东是书观点是明确的，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研究唐征高句丽史事过程中，维东君查阅了大量文献，写下数十万字的笔记。近日又将其整理为《唐征东将士事迹考》一书，凡十五章45万言，对太宗、高宗两代东征高句丽将领逐一考证，按年代、战争、将佐官阶排序，对年代顺序未明者，另立一章补叙，结构清晰，叙事明了。

《唐东征将士事迹考》大体属史籍考证之作，所需文献训诂、版本考证，乃至音韵、校勘、目录之学方面的功夫，年轻人往往难以理解。考据之学自乾嘉而后颇多建树，至顾颉刚先生创古史辨之派，对古史研究的贡献有目共睹。半个世纪以来，学术争鸣，或对考据有微词，尤以近年来，急功近利、史书功底不厚者所不以为然。私以为，史学研究之发展应提倡先进、科学的方法与手段，而对于有益于学者的考据之法亦应适时而用。随着社会的进步，认识的发展，知识的积累，新材料的发现，对古代文献的校勘、诠释每有新法。如史籍中“鸟身人首”，以往诸家多解作人头而鸟形身体。有

学者新注为以鸟形为纹身之人，颇耐寻味。吾师冯君实先生尝作《孙恩卢循传笺注》，在学界影响很大。维东之作，亦应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是书体例划一，对诸多将士按水陆军和附录统一排列，并考证其生卒、籍贯、家世、功过诸行状，对其名字、号等，将音、形、意或赐姓、避讳、刻印、版本等致讹致误处、混淆处进行考证。同时，澄清了一些史实，如回纥出兵助唐东征年代，薛仁贵多次出征与战绩混乱等。并引证新见金石文字、碑刻、墓志，以及东国史书《三国史记》等印证或补充，解决某种阙如。

是书引证正史外，参照《资治通鉴》、《太平寰宇记》、《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太平御鉴》、《贞观政要》、《唐会要》等典籍、类书，比较研究，吸收了不少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与见解，使所著更加丰厚、谨严。

时下，学术界有一股浮躁之风，多为急功近利者，或为升职请人捉刀、乞求挂名；或为名利制造伪科学、新玄学，以哗众取宠；或置历史科学于不顾，将道听途说、虚构话本进行比附；或先入为主，随心所欲，把一知半解演变成历史奇文……这些先生、朋友若真有治史之意，不妨静下心来，像维东君那样，老老实实读书，踏踏实实作学问。把自己的学风整顿一下，才好深入研究出成果来。

当然，我不是说维东的学问已完美无缺，其在史学基本理论和治史方法上也还有某些值得推敲之处，这从他著述中也可以读出。今后如能有机会系统地学习一下，一定会出现更大地飞跃。

片言琐语，爰以为序。

耿铁华

2003年元月

前　　言

唐朝灭亡高句丽，为影响迄今的历史大事，然观诸两唐书、《资治通鉴》等常见史料，即觉其有关唐丽战争的纪事阙略过甚；而在此有限的纪事中，各书记载也颇为抵触，孰真孰伪，去舍为难。对于研究工作而言，最基础的史料鉴别工作就面临着较大的困难。有鉴于此，笔者在读书时，见有载唐朝与高句丽交涉史事之纪事，随手摘录，以便他日相互比较。日积月累，积纸渐高；复自所积资料中摄取有关唐朝东征将士事迹的纪事，得近二百七十余人，先成《唐东征将士事迹考》一书。自忖年轻识浅，闻见僻陋，诚宜见笑于方家，然草创之初，亦宜有抛砖引玉之作也。兹略条编纂《唐东征事迹考》时的几点心得，略述编撰此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重大史事的新发现

由于旧史的阙略，许多重要历史事件都已湮灭无闻；而新史料的重新发现，就使这些重大史事也有了新发现的可能。所谓新史料，即指新出土的金石文字；他邦文献及古籍未被前人见到或重视的。本编所用新史料即包括此三类，如利用了新出土的张士贵、李谨行、曹三良等人的墓志，即金石文字；用《三国史记》、《日本书纪》等补中史之不足，即他邦文献；用《文馆词林》所录贞观年间太宗给新罗、百济的两封诏书，即本国久已失传，而在日本复见的旧古籍。

1. 亲征之役的军事调整

据史书记载，贞观十八年末，唐太宗调兵遣将准备讨伐高句丽，水军主帅是张亮，陆军副帅是马周，其后，马周为李道宗代替，其间调整原因及内幕不详。据新发现的唐太宗在贞观十九年给新罗、百济的诏书中，可知水军主帅最初本定为由李道宗率领，由于张亮以宰相之尊主动请缨，唐太宗遂令张亮为水军主帅，而调李道

宗为陆军副帅，陆军原副帅马周则留在太子身边处理朝政。

2. 龙朔元年唐高宗的亲征部署

据史书及传世墓志记载，高宗亲征虽然未果，但亲征的准备工作皆已完毕，这些准备工作包括军事上的部署，也包括防范性的部署，说明高宗确实有亲征的决心。

3. 龙朔元年陆军回师之谜

史书记载，契苾何力突破鸭绿江后就班师后，未有其到达平壤与水军会师的记载，而据出土墓志可知，契苾何力曾与水军会师平壤。其后，陆军全部撤退，至于撤退的原因，则史载不详，据予考证，陆军遽撤，是因回纥、契丹叛乱，陆军兵分两路，主力军平回纥之乱，另一路由阿史那忠率领，平定了契丹之叛。

其余如贞观二十二年陆军攻高句丽事、太宗朝制造船只及运粮辽东等，皆据新史料而补充旧史之不足。

二、人名的统一

古籍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了许多讹误，这些讹误有些是无意间造成的，有些则是有意为之。唐初迄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的历史，鲁鱼亥豕的错误比比皆是。唐东征将士的人数可以考知的本来寥寥无几，由于传抄、避讳的等原因，很容易使学者误分一人以为二人或三人，有鉴有此，本编曾花了一定力气研究东征将士的姓氏，以求统一。

1. 因形近、音近、脱衍而致误的名姓

在亲征之役中，有位叫王文度的水军副总管曾身先士卒，攻上卑沙城。但王文度的名字在各书中颇不统一。《资治通鉴》作“王文度”，而《通鉴纪事本末》、《三国史记》皆作“王大度”，疑《资治通鉴》本作“王大度”，后人改为“王文度”，然“王大度”亦当本之《实录》，非司马光别有依据也。《册府元龟·帝王部·亲征二》作“王文度”，但“文”字下叠压一字，仍能辨认出是“大”字，显为后人校改，则《实录》本作“王大度”。但《册府元龟·将帅部·掩袭》同样记载程

名振奇袭卑沙城，副总管正作“王文度”，而不是“王大度”，而且没有改补的痕迹。可见“王大度”实际上就是“王文度”。以史事言，王大度其人仅此一见，而王文度事迹则较为显彰，且二人同时，身份地位均相近，当为一人，“大”、“文”形近，传抄时容有误讹耳。在书籍流通过程中，形近尤易误讹，唐初东征将士名字，因此种原因在各种史籍产生讹误有：

王文度——王大度、王文庆、王文庶

丘行淹——丘行掩

傅伏爱——傅休爱

金仁问——金待问、金仁开

苏定方——苏宣方

李海岸——李海崖

张士贵——张士宾、张仕贵

冯师本——冯本

冯士贵——冯士岁、冯士翙、冯仁翙

王君愕——王君谔

解斯政则——解斯正则、解期正贵

张文干——张文翰

乔宝明——桥宝明

金钦纯——金钦春

郑仁泰——郑仁恭

2. 因赐姓及避讳而产生的异名

在封建王朝，帝王为了笼络功臣贵族，常有赐姓之举，并编之属籍。权贵亦有赐姓家臣之举，其用意虽与帝王略有歧异（有记载说，权贵赐姓，是为了避免后裔与家奴子孙联姻），使其造成的姓氏上的混乱则较为一致。如本编中的独孤卿云，本姓李，因其祖李屯在战争中被俘，成为独孤信的家奴，被独孤信赐姓，其后裔遂以“独孤”为姓，然亦时称本姓，因此造成姓氏的混乱。

亦有因前代赐姓而自行改其姓者，阿史那忠改姓名为史忠是也。

陈垣《史讳举例》云：“民国以前，凡文字上不得直书当代君主或所尊之名，必须用其他方法以避之，是之谓避讳。避讳为中国特有之风俗，其俗起于周，成于秦，盛于唐宋，其历史垂千年……唐制，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故唐时避讳之法令本宽，而避讳之风尚则甚盛”。避讳为中国特有之习俗，前人叙述备矣，然唐初东征将士中，亦有因避讳改姓而不为史家注意者，泉男生即是。予曾有专文论之，兹可从略。避讳非仅避历代帝王之名讳，亦有避上级及权贵名讳者，庞孝恭是也。庞孝恭本南平獠酋长，降唐为一州刺史，其时主持南方军政者为李孝恭，为此庞孝恭改名庞孝泰，以避免公文上犯讳；又如韦弘机，因避太子李弘名讳，史书有时记载其姓名为韦机。

亦有同时因避讳和赐姓而改变姓名者，徐世绩、李玄正是也。徐先因赐而名李世绩，复避李世民讳而名李绩。李玄正本是粟末靺鞨酋长突地稽一族，因突地稽在唐初赐国姓而姓李，复避清讳而在《全唐文》等史籍中写作“李元正”。

徐世绩——李世绩、李绩

渊男生——泉男生

庞孝恭——庞孝泰

李玄正——李元正

刘弘基——刘宏基

杨弘礼——杨宏礼

阿史那思摩——李思摩

阿史那忠——史忠

李谨行(蕃名不详)

华思贞——李思贞

3. 文人修饰

修史作传，非文人而莫属，而文人提笔，恒重雅而鄙俗，故时有文饰之举。《资治通鉴》记载李世民获王世充将领燕琪，燕琪之名不一，或作“燕顷”，或作“燕倾”，或作“燕顾”，而《资治通鉴》则取《河洛记》之“燕琪”，非有确证，因而有取雅的嫌疑。

此条仅有孙贰郎一例。据岑仲勉先生考证，孙贰郎本名孙贰郎。其言云：“唐初武将有孙贰郎、成三郎，本或作郎（册府元龟三七三称成三郎），唯通鉴皆作朗，或疑宋人讳朗，缺笔遂成郎字，余意亦不谓然。新书一高祖纪，武德三年有邓州总管雷四郎，可见武夫无饰，自行其二郎、三郎、四郎之本称，文人多事，为改朗耳”。《唐史余沈》卷一《高祖·郎、官》条。岑证甚是，《唐会要》、《册府元龟》中复有雷三郎、贾六郎等，可为佐证。

三、澄清史实

1. 回纥出兵助讨在显庆六年，而非永徽六年

《新唐书·回纥传》有如下一段记载：

“永徽二年，贺鲁破北庭，诏将军梁建方、契苾何力领兵二万，取回纥五万骑，大破贺鲁，收复北庭。显庆元年，贺鲁又犯边，诏程知节、苏定方、任雅相、萧嗣业领兵并回纥大破贺鲁于阴山。再破于金牙山，尽收所据之地，西逐至耶罗川。贺鲁西奔石国，婆闰随苏定方逐贺鲁至石国西北苏咄城，城主伊涅达干执贺鲁送洛阳。以其地置濛池、崑陵府，以阿史那弥射、阿史那步真为二府都督，统十姓大路廻五弩失毕、左廻五咄陆。以贺鲁种族分置州县，西尽波斯。加婆闰右卫大将军兼瀚海都督。永徽六年，回鹘遣兵随萧嗣业讨高丽。龙朔中，婆闰死，侄比粟毒主领回鹘，与同罗、仆固犯边”。

萧嗣业讨高句丽，事在显庆六年正月，其年二月（从新唐书，旧唐书较为含混），改元龙朔。永徽六年，唐朝讨伐高句丽仅出动了营州都督府的兵力，未调动其他高级将领及其它部族兵力。从此传叙述次序来，在叙述了永徽二年、显庆二年、三年的事后，在龙朔

中婆闰病故的纪事前，突兀地插入永徽六年事，显得很不合理。《新唐书·回纥传》说婆闰“从讨高丽有功”，叙事亦在破贺鲁后。由此可见，《旧唐书》此处原作“六年，回鹘遣兵随萧嗣业讨高丽”。后世浅人不知显庆六年二月改元元朔的事实，或不知萧嗣业正月已任夫余道总管，仅见四月高宗调整讨伐军后的记载，遂在原文“六年”前加“永徽”二字耳。

2. 两唐书薛仁贵纪事的混乱和阙略

薛仁贵多次参加东征，但其事迹在两唐书中颇为混乱，不但有时代错舛的毛病，还有纪事错误、阙略的问题。本编据多种史籍及半岛古籍，订正了一些混乱，补充了一些内容。

3. 至于史籍记载中的脱、衍、错简、讹误，举不胜举，皆在引文中加以校正。

四、拾遗补阙

从新史料中钩稽失传的东征将士，固为补阙之重要途径。然旧史中所载事迹至为简略的将领，其事迹仍有保存在其他古籍中的，如果经过钩索排比，仍能知其生平节概。

1. 独孤卿云

独孤卿云事迹在《旧唐书》中没有记载，《新唐书》、《资治通鉴》也只分别记载了他在显庆三年、乾封元年、龙朔三年讨吐蕃、高句丽的事迹。而从《隋书》、《姓纂》、《唐会要》、《张燕公集》及新出土的独孤卿云女儿独孤开等墓志中，可知其身世生平之大概。象辛文陵、高侃等人的事迹都是这样勾稽出来的。

2. 冉仁德

冉仁德，《旧唐书》无载，《新唐书》仅在《东夷·高丽传》中一见，查诸《册府元龟》也仅知其曾任开州、汾州刺史而已。予据颜师古言：“今夔州、开州刺史多冉姓者”，怀疑其出身蛮族，由于唐初有冉仁才，进而疑其为兄弟，以此为线索，从《姓纂》、张说《唐河州刺史冉府君神道碑》、《太平御览》等古籍中勾稽出其身世大概来，知其

为唐初冉安昌之子。冉仁德先祖冉伽珍在陈已为南康太守、巴东王,或疑其久已汉化,按凡例所定蕃将标准,且冉仁德是以汾州刺史身份从征高句丽的,似已脱离部落,当目为汉人。予以其父在唐初保据一地,所据之地又为蛮族聚居地,冉仁德又曾任开州刺史;唐太宗亲征之役,水军多将领用南方人,即以其谙水战,且能领乡兵作战,冉仁德的部下,相信也和庞孝泰一样,有部分乡兵,故仍列入蕃将内。庞孝泰、李玄正等人事迹即用此等方法勾稽出来的。

3. 金仁问

金仁问,新罗王金春秋子,曾七使大唐,屡预伐丽之役。但其事迹在中国古籍中特少,且多讹误,仅从两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万年宫碑铭》中知其永徽五年侍卫万年宫,龙朔元年参加征丽之役及上元中被封新罗王,归国就职不果等数事,生平事迹大多湮没,然据《三国史记》,其生平大概仍然清楚明白。

唐伐高句丽、百济,其主要原因是为了保持海东均衡格局,新罗是其支援对象,新罗在唐朝击百济,灭高句丽的战争也不遗余力地支持唐军,所以,参战新罗将领尤众。这些将领多数未载入中史,载入中史的纪事少且多舛误。《三国史记》纪事多荒谬,然金春秋、金法敏时期的纪事独详瞻而可信,当因这些将领的生平事迹仍可据海东古籍、存世金石勾勒而成。金良图、金庾信等新罗将领的事迹大部分是从《三国史记》、《三国遗事》中勾稽出来的。

四、资料汇编

本书主要内容以资料汇编和史料鉴定为主,上述三点均属于史料鉴定畛域。至于资料汇编的重要性,这里就无庸赘述了。

上面所叙仅是编纂时的几点心得,谈不上是对本书价值的论定,如果说本书多少有一些价值的话,那是能够为研究者提供极大便利。历次东征中将领、兵力、军号、进军路线等方面的问题,在本书都得到重视和反映,读者可以按图索骥,很快在本书中找到自己需要的材料,并可据此做进一步的研究。

本编系就历年搜集的史料剪裁而成，体例不统一的地方很多。为了向读者交代本编的考辑标准、范围等，兹列凡例如下：

1.事迹考收入唐朝参预或间接参预战争的人物事迹，因唐平百济、讨新罗亦在伐丽策略之内，故讨伐百济、新罗的唐将亦予收入。

2.事迹考以出征年月先后为次序，同一次战役中以主将、次将、将佐、附录为前后次序。主将指大总管及副大总管；次将指行军总管及子总管，将佐即指子总管以下将领，附录则专收幕僚及后勤、监察等人物；东征确切时间不详的将士置于最后。

3.正史有传详纪其生平者，仅取其伐丽事迹；正史无传，及正史有传，但其文简略者，集所见事迹于一录，有事则集，不厌其详，籍以知其人梗概。各书相同者，只录其一，标其他出于尾，以便查寻；稍有差异，必全录之，以资比较。

4.人物事迹前冠以《中国历史大辞典·隋唐五代史》中的小传，无者取《全唐文》等古籍中的小传代之，至于古籍中亦无小传者则笔者代拟之。

5.凡有生卒年可考者，间以长编形式，随年代列其事迹于各年之下。失生卒年者，亦以事迹附年月下。无年代可考之事迹附于文尾。出土墓志，尤为珍贵，可视为同时人所作传记看待，故墓志中所叙志主生平，皆录之。

6.既曰《东征将士事迹考》，则皇帝不应列入。然贞观十九年亲征之役，唐太宗实为主帅，故亦将其列入；事迹如全加引证则过于繁琐，故以诏敕为主，余皆不加引证；唐高宗虽未能亲临辽左，然龙朔元年实有亲征之意，并已做出周密部署，故亦列入，且可见高宗一朝征丽事迹；计划中而未能实际出征的将领也列入其中，以见当时形势之变化。举例言之，夫余义慈、马周皆为唐朝部署讨伐军中的一员，而各以故未预征伐，似此皆列入。至于李靖之请缨，薛延陀之主动助战，皆为太宗所拒，故不收入。

7.《新唐书·西域传》后史臣赞云：“东至高丽，南至真腊，西至

波斯、坚昆，北至突厥、契丹、靺鞨，谓之‘八蕃’，其外谓之‘绝域’”。此赞虽就唐朝外交而言，而以唐初事言；周边诸蕃酋长及其部落虽叛顺不一，然顺时皆在唐朝驱策之下，为唐朝东征西战，故其从征渠帅，亦宜以唐将视之，本编为与汉族将领相区别，皆标出本族称号。

8. 唐代蕃将之标准，诸家颇不划一，搜讨亦未能涸泽（以《唐代蕃将研究》而言，参加伐丽战役之庞孝泰、冉仁德、李玄正等蕃将均未收入），取舍亦随意高下，兹据《唐六典》关于蕃户的记载，将蕃将的标准定为两条，一是自唐初至贞观十九年其国（部落）尚存或其国（部落）为唐所灭者，其人均定为蕃将，如高昌王麴智盛即是；二是其人先世出身于少数民族，原部落形式在唐初未被完全打散者，其人均定为蕃将，如冉仁德即是。至若五胡余裔及部落形式已被打散者，均以汉将视之。

9. 唐人年龄，有以实龄计算者，亦有以虚龄计算者，传记、墓志，多略其虚实，究以虚龄计算为多故本编人物年纪悉以虚龄计算。

10. 月日参考陈垣《二十史闰朔表》、平冈武夫《唐代的历》，所用除明确标出者，均为阴历，希望征引者注意。

11. 所采史料虽多，所取则以可信为标准，至如后世之小说类如《薛仁贵征东》、《说唐》之类，悉弃而不录。

12. 地名、官爵少见或易涉混乱者，多加一简略按语，至如“长安、户部尚书”等习见名词，则不加释注。

13. 文中称某人某年任某官，系就史料撮叙，非必谓是年始任斯职。读史贵贯通，此处尤忌拘泥。

14. 引文以成书先后为次序，并注明卷数，以便学者研究使用。至于同一子目之中，因此而造成的叙事次序上的颠倒，限于体例，固无可如何也。

15. 为引文节省起见，书名率从略称，兹将简称开列如下，以便

查考。

·《旧》——刘昫《旧唐书》

《新》——欧阳修《新唐书》

《旧传》——《旧唐书》卷 199 上《高丽传》,(因两唐书《高丽传》系唐丽战争史料的中心,故《旧唐书》虽用简称,此仍用简,特例也,《新唐书·高丽传》同)

《新传》——《新唐书》卷 220《高丽传》

《通鉴》——司马光《资治通鉴》

《会要》——王溥《唐会要》

《寰宇》——乐史《太平寰宇记》

《姓纂》——林宝《元和姓纂》

《政要》——吴兢《贞观政要》

《元龟》——王钦若等《册府元龟》

《全文》——董诰等《全唐文》

《广记》——李昉等《太平广记》

《英华》——李昉等《文苑英华》

《御览》——李昉等《太平御览》

《诏令》——宋敏求《唐大诏令集》

《萃编》——王昶《金石萃编》

《汇编》——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

《续编》——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续集》

《三》——金富轼《三国史记》

《法师传》——慧立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刺史》——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